

井上祐美子作品

五王战国记 I

①乱火篇 ②落晖篇



一个力争上游、心狠手辣的野心家，掀起五个大国的纠葛，一段兵荒马乱、
纷争不休的历史，一个残酷血腥的世界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史话即将登场。

井上祐美子

译◎花栗鼠



一个力争上游、心狠手辣的野心家，掀起五个大围的纠葛，一段兵荒马乱、
纷争不休的历史，一个残酷血腥的世界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史话即将登场。

井上祐美子

译◎花栗鼠

IAQ95/06

责任编辑:张 森

封面设计:黄志腾

五王战国志 ①

作者:井上祐美子

出版发行:西藏人民出版社

经 销:青海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青海省新华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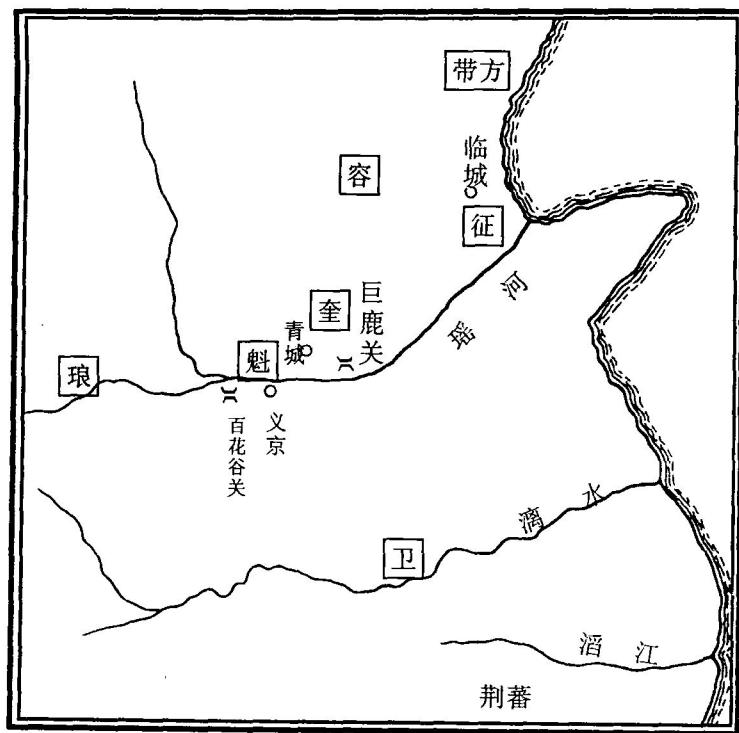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20 千字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 册

ISBN7-223-00984-5/I·272 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请勿翻印



主要登场人物

耿叔夜

耿叔夜原本是“卫”国上卿的儿子。其堂兄·耿无影杀了他全家，为了复仇，耿叔夜曾行刺过当上的“卫”公的耿无影。由于行刺失败，遂展开逃亡生涯，期间受赫罗旋相救，并且被藏匿在尤家。

逃亡期间，从悬崖上摔下成了跛脚，所以左脚行动不便。

赫罗旋

西方的“戎族”出身。性格豪放磊落，魄力十足，天生是个游侠。其父戎华将军·赫延射一生功勋彪炳，是“魁”王朝的名将。平日言行洒脱，无视华人的繁文缛节。

尤晓华

世居“魁”都义京的富商，尤家的女当家。与赫罗旋是世交。

虽然是女儿身，但是气魄胆识一点也不让须眉。平日周旋于各国间的大买卖。

她的钱都拿来暗中支助罗旋等人。

壮弃才

罗旋的属下，人称“谋士”，亦即担任参谋的职务。平日不爱说话，脸上总是面无表情。有敌视耿叔夜的倾向。

莫穷奇

俗称“五叟先生”。擅长仙术，博学多闻；个性上，傲慢任性。

野狗

称罗旋为“首领”，是侠客之一。平日以夜盗营生，手法高明。

夏长庚

当今的“魁”王，亦是中原的霸主，全中原都要尊称“魁”王为

“王”。然而，他长期被太宰冰子怀架空，以致于无法掌握实权，徒具象征意义而已。外表看起来相当老迈，终日无所事事。

瑶珠

婴儿时期就因为政治婚姻被送到“魁”国当王太孙妃。不多时，其夫歿，便同“魁”王搬到寿梦宫幽居。她本来的身份是“琅”公的妹妹，未嫁入魁宗室前与王室也有姻亲关系，相当于“魁”王侄女的女儿。

冰子怀

“魁”国的太宰，相当于宰相的职位。冰子怀和“征”公联手，企图夺取“魁”的政权，另一方面，也暗通新卫公·耿无影以防止不测。

耿无影

耿叔夜的堂兄。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，牺牲全族的性命，并且篡夺“卫”公的公位。政治手腕上来说，他的确是眼光独到的高手，但是他性格狷介，不得人望。

莘莲(莲姬)

她与耿无影、耿叔夜是青梅竹马，也是卫国第一美女。自从耿无影篡位成功后，她就被纳入“卫”的后宫，软禁在“香云台”。

百来将军

百来是“卫”的老将军。他给予耿无影的才能极高评价，耿无影也重用他，让他在军事上有挥洒的空间。

段之弦

世称“奎”伯，与“魁”的王室有姻亲。虽然领地不大，但是他经营有成，洞见观瞻。并且说服了罗旋等人共谋大业。

段大牙

“奎”伯的三公子。亦是奎国的“嗣子”，将来要接奎伯的位子。与赫罗旋是旧识，表面上憨厚，实际上是个果敢的武人。缺点是思虑欠周详。

鱼支吾(“征”公)

东方大国“征”国的君主。年轻力壮，英俊潇洒，心狠手辣，是五王时代的野心家。

序 章

“魁”灭亡之后，率先僭越称王的是“征”国的鱼支吾，不久，“卫”的耿无影也自称为王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版图还是和过去一样，两者都未完全掌握征服中原的实力。

中原诸国之中，实力最雄厚的就属面临东海的“征”国。不仅国土的幅员辽阔，对周遭小国的政治也深具影响力。谣传他之所以僭越为王，与他是夏氏的皇室私生子的背景有关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势力尚不足以干涉他国国主的动向，例如无力阻止“卫”国耿无影称王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“卫”的耿无影原是位读书人，但是他力争上游，不惜杀亲灭族，终于爬到国公的位置。尽管刚开始，耿无影并无意称王，但是为了对抗鱼支吾的“征”国，决定改制称王，称霸中原的野心也从此在他心中燃起火苗。在耿无影的经营下，“卫”并吞了农业富庶的中原南方，更从莉蕃那里获得丰富的物产支援，使“卫”在短时间之内，窜升为中原第二大强国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统一中原的构想可以说主要就是“卫”和“征”的国主一手促成的。

至于北方诸国方面，“魁”皇室的分支所成立的国家，也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势力圈。他们无疑是“魁”王夏氏的一族，理所当然地以“魁”的继任者自居。只不过，在国力不如人的情况下，国与国之间无法取得共识，以致于时常遭到“征”的压迫。

这群以“容”伯为首的皇室后裔没有使用王号，一方面是顾及

宗家的立场，一方面也是因为族内明争暗斗的结果。

东方的“征”、南方的“卫”、以及北方夏氏诸国，这就是“魁”灭亡之后，中原的主要势力版图。义京之乱后，中原地区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再兴起大规模的战事。除了这三大势力尚未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并吞其它国家的原因之外，另一方面，因为他们都抱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心态，希望借由这种恐怖平衡的关系，让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。

尽管如此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这样的均衡局势迟早有崩溃的一天。

而且——

除了中原这三支主流的势力之外，西方的“琅”国也逐渐抬头。这个在中原人士眼中的蕞尔小国，政治和国情各方面部尚未稳定成熟，与中原霸权几乎攀不上边，但是随着“琅”的内政趋稳，国力遽增，如今俨然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尽管如此，“琅”的时代的确尚未成形。

随着“魁”王室在短时间内瓦解，五王之中的“征”和“卫”的时代已经随着早春的造访，迅速地蔓延开来。

目 录

地 图	(1)
主要登场人物	(2)
序 章	(4)

① 亂火篇

第一章 天 命	(3)
第二章 落日之都	(45)
第三章 风云急	(77)
第四章 火 战	(126)

② 落晖篇

第一章 十里雾中	(169)
第二章 白 虹	(224)
第三章 流星变	(262)
第四章 死 战	(314)
终 章 霸主的时代	(365)
后 记	(374)

五
王
战
国
志

①乱火篇

第一章 天 命

——曾经有个时代称为‘五王时代’。当时五位君王在同一时期鼎足而立，这个时期并不算长，但却正好处于乱治交接的历史的转折点，迎接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

话说从头，古人称大地为“坤”，在其东边有一个名为“魁”的国家，统治着“华”这块中原地区。本来只有“魁”的君主才能冠上圣王的称号，而且，“华”的领域内只有一个人能称王。然而，无法成为“魁”王而被封在各地的诸侯，一个接一个自立为王，“魁”国皇室的权威也走向衰亡的末路，不久，就灭亡了。

不过在“魁”国之前，还有一个“世”国统领着中原地区，“世”是一个大国，却被一个小国“魁”给灭了，当时新兴的“魁”国只是小国，何以一举扳倒“世”国这个巨人呢？当然不是独自办到的，而是和同样受“世”国的威权、武力所苦的诸国联手，戮力同心，推翻暴政。“我们这些小国，如果只靠自己的国力去和‘世’国对抗，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，只要集合数国之力，便足以对抗‘世’。因此，与其各国相争，互相削弱彼此的实力，不如携手讨伐世国，互蒙其利！”

这是“魁”国的太宰（大臣）鱼服在联合各个小国时的说辞。

“魁”国统一中原后，把当初星散各地、自立为王的小国，全部收编到“魁”国统治之下，规定只有“魁”国的夏氏能称王，并且订定了度量衡、车同轨、书同文，将百家订为一尊。这股力量遍布中原全土，这是大约三百年前的事……。

灭掉“世”国的“魁”王夏太伯及“魁”国太宰鱼服，均是果敢的武人，同时又是有智慧的政治家，在他们二人所执政时代，“魁”国声势如日中天，国威坚如磐石。他们相信“魁”的王权必能代代相传，子子孙孙绵延不绝。然而，“兴王”夏太伯英年早逝，他的心腹策士鱼服又因谋反的罪名而遭到杀害，“魁”国的权威从此受到打击，声势摇摇欲坠。这时，被分封在各地的诸侯君主又再度蠢动，自封为王，这些小国君主们，为了一些有名无实的小事争得昏天暗地。于是乎，“魁”王的尊贵称号名存实亡。在公、侯、伯所统御的国家里，“魁”王就像军队麾前的旌旗一样，变成只有象征意义。

“魁”国灭亡后，人们将最后一任国王谥号“衷王”。

关于“魁”国灭亡的时间也有另一种说法，有人认为其实早在“衷王”执政的十五年期间，战乱便已经开始。原本，只有“魁”国的夏氏能称王，但在战乱爆发后，五个其它姓氏的人僭越成规，独立称王。

在战乱的时代中，新的国家萌生了新的价值观，然后又逐渐走向分裂时代的末尾。

接下来的这个故事，就是描述这五位国王分治称霸的时代。

(一)

夜色茫茫，漆黑森然。

夜幕黝黑如壁，紧紧包围，即使凝神观望，连眼前的鼻尖也看不清，只听见自己的鼻息在万籁俱寂中异样地大声。

耿叔夜仰卧着，从黑暗的深处茫茫仰望天际。夜幕如黑色巨墙耸立般阻断视线，身旁的两崖相近。耿叔夜只能从两崖之间的缝隙发觉夜空中模糊的光线，一时间似乎忘了自己的处境。

“那是斗，那是离珠。”耿叔夜一一念着抬头可见的星斗的名字。

今年十八岁的他，这才知道夜空是这么明亮。月掩星明，晴空中星光点点，朦朦胧胧的夜幕中，时而光芒闪烁。原来，暗的是大地，不是天空。

只要稍微喘息，全身便兀自隐隐生疼，痛得像是全身要散了似的。万万没想到会不慎从崖间的羊肠小道踩空，这一坠，就算没粉身碎骨，少说也该断一两根骨头才对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还一息尚存。

在坠崖前，他已负伤不轻，右肩一处，腹侧也有一处浅伤，他一边忍着痛，一边疾速奔逃，不知不觉间左足恶化肿大起来，渐渐没了感觉，出血虽然不多，但全无治疗的余地。

半梦半醒间，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死了。早知道在劫难逃，只因复仇不成，追兵在后，死志早决，更无犹疑。

耿叔夜心道：“我发誓要让那家伙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为何如此意志坚决？因为要替手足复仇，耿叔夜早就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既然如此，岂有眼睁睁看仇人苟活之理？

然而自己落得被追杀的命运，倘若死在这荒山野岭也无人知晓，复仇之路果真是遥遥无期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却实在不知道哪里有第二条生路可走。

至于食物，早在坠崖时不知落到何处。谷底附近仿佛有溪流，因为从刚才就一直听到流水的声响，这声音令半睡半醒的耿叔夜辗转反侧，又想循声爬去。

在这片夏日山林，夜里竟是暑气全无，苦寒逼人，寒夜贴身，身体渐渐变冷、变僵，一丝丝夺去耿叔夜的气力，纵使在这里继续苦撑下去，要是什么时候来了野兽，也只有等死的分，更糟糕的是，身边得以护身之物仅有一把断剑。

耿叔夜不敢奢望有人相救，就算运气好有人路过，还得担心求救不成脑袋反而不保。若被遣送回“卫”国，必定会被论罪判刑。

究竟是谁要耿叔夜的命？不用说，自然是“卫”国的一国之君。靠权谋、判变、屠杀、僭越起家的“卫”公如今是一国之君，

但是在耿叔夜心里，国君又如何？只不过是一国的统治者、一个予取予求的跋扈。

如果——

如果现在能越过这座山的话……

起码人在“奎”国境内，应该还算安全。

“奎”国土地丰饶，兵力充足，倘若身陷此地，尚且不担心会被伯国、“卫”国侵扰，但是，凭我耿叔夜只是一介布衣，“奎”国又和我毫无关系，有理由庇护我吗？

如果能越过这座山，就到了“魁”国。中原有诸多强国，实力不输“卫”国。“卫”国若是意图染指魁国的京城“义京”，其它邻国决不会坐视不理。

况且，义京内有熟人可以投靠，如果前去投靠的话，应该可以得到庇护，要是能再逃远一点就更安全了。

巨鹿关这一带山势险峻，峻岭环抱，四面汇集的大路在此被收束为唯一的交通要道。“奎”国也因此借用狭隘地形设下“巨鹿关”，掌控在进出国内旅人的行踪。从“卫”国来追捕耿叔夜的人也在此守株待兔，只因耿叔夜不够机警，遂落得今日之难。这难道也是天命吗？

世间上真的有天命，或者天道这回事吗？

耿叔夜不相信有天命这种事。

就算真的有天命，也万万想不到会被人背叛，更想不到整个家族会葬送在自家人手里，纵使过去曾经相信过“天命”这回事，从今以后，他再也不相信了。

“如果有天命，那家伙一定会遭天谴的，起码……”

“起码我们耿家的人不该死得这样不明不白，至少让他们死后能留名青史也好，谁知到头来全是一场空……难道天命注定要我这样抑郁以终吗？”他心想。

疼痛难熬，稍一喘气，霎时全身痛楚便直冲而来。

在这种荒野中夜行的兽类，恐怕只有狼、虎、熊之类的吧？

出身文人世家的耿叔夜一点狩猎的经验也没有，更别提关于野兽的知识了，再说，了解野兽的习性，也保不住现在的自己。倘若被攻击，他绝无抵抗之力，亦没有抵抗的办法。

忽然间，一阵细石掉落的声音传来。

咦？

不知自己是否听错，应该是人类的脚步声。

是人？还是？……该不会是……？

在这种毫无人迹的山谷底，又是大半夜的，应该没有人会故意选在这种时候跳下来。就算是猎人，理当不会在这个时候出入山林才是。

难道是追兵来了？仔细想想，就算捕快们推测到耿叔夜的逃亡脚程，应该也料想不到坠崖的事。从谷底仰望，从这段高度坠下肯定不死即伤，有谁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甘冒危险，纵身而下，没这个必要吧！反正到早上再下来搜捕也不迟。

到底是？

啊，说不定有救了！

耿叔夜挺直身子，微睁双眼，在茫茫星辰中寻找光的踪影。

忽然，一阵细碎石子的声音，传到他早已冻僵的耳里。

他实在没力气去弄清楚究竟来者是谁。只因全身是伤，是福是祸，他已无力思索。他的希望尚未灭绝，希望像一样芽在他心中点点滴滴地萌发伸展。他要等待……

如果来者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旅人，我只要编个故事，蒙混过去就好，只要能脱离这里就行了，他心想。

但是希望越高，有时绝望反而越深，一度赌上性命的耿叔夜身陷进退维谷的两难之间，若是来者心存不轨，他这回势必要再掉入绝望的无底深渊。

耿叔夜等了又等，等待的一刻犹如一夜那样长久，事实上，刚才听到的声音只不过一瞬间而已，倏地又消失无迹。

又过了一阵子，这声音的来源渐渐逼近。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向

耿叔夜走来，耿叔夜只是感觉到有人走近，却看不见来者的模样，他的视线只看得见夜空中的星光，突然间，他发现眼前的星光被逮住了，原来那人已走到他面前。

咦，那是什么？一对金绿色的眼睛吗？耿叔夜很纳闷。

那个人的眼睛像夜行动物一般闪闪发亮，从眼底深处发出凛凛目光。耿叔夜定神一看，那的确是人的眼神没错，可是从星光透过来的影子上揣度的话……正当他想得入神时，又听到一声“喂……！”

耿叔夜被吓了一跳！

哪一声“喂”果真是人所发出的声音，而且是男人的声音。

不过无法从声音判断出对方年纪比他大还是比他年轻。

对方的声音很有精神，耿叔夜见到一位身材高大、虎背熊腰的壮汉。

而中原西方，烽火千里，草原连绵，天涯千万里的情景也在耿叔夜心中浮现。

耿叔夜沉吟良久，竟自陷于幻觉里。

总之，耿叔夜直觉相信他是一位好汉，声音清朗，阳刚，满腔豪情的男人，不像会耍伎俩的样子。

如果真是这样可就安然无事了，接着，对方开口了，让耿叔夜更加放心。

“你还好吧，怎么会有人在这荒郊野外睡觉？你不怕风寒？”

“谁想睡在这种鬼地方！”

耿叔夜激动得大吼，简直忘了是对陌生人说话，耿叔夜愤愤地想要表达他满腹的委屈与恼怒，心里燃着熊熊怒火，嘴里却好不容易才吐出这几个字，一路奔逃下来，他早已心力交瘁，喉头嘶哑。全身的疼痛，更令他煎熬备至，胸部的痛似乎来自肋骨某处重伤，他无法凭一己之力为自己诊断。

他突然想起从昨夜到现在一直没吃东西，虽然身边带了食粮，但是碍于烹煮的烟火可能会引来追兵而作罢。